责编: 薛海霞 组版: 卜月 校对: 字阳 崔渼 版式: 雅杰

窝





清晨六点,太阳"噌"地翻过牛头岭, 把晨曦洒向南山半抱、烟岚笼罩的荷塘 一只蜻蜓扑棱着半透明的翅膀,落到将绽 未绽的粉荷的尖尖上,对着荷花悄声私 语。亲密的模样惹得池塘边刚刚爬出洞 的蛐蛐眼红,张嘴翘唇,发出"啾啾"的声 音。这声音,仿佛是起床的哨声,于是,风 儿迈开了脚步,荷花荷叶舒展开腰肢,青 蛙开始了合唱,垂柳扬起了丝丝缕缕的头 发。"吱呀"一声,清风街上的第一家木板 门打开,池塘上的薄纱瞬间落下,古镇走 讲了新的一天。

来棣花的人都知道,到棣花古镇,必 定要游览贾平凹老宅,赏千亩荷塘。

游人有多少? 贾平凹老宅那对着笔 架山的门槛,每天被数不清的脚跨过;东 边书房里,其弟贾栽凹茶台上的烧水壶一 天到晚咕嘟个不停,茶杯撤了一批又换上 一批。到了节假日,清风街上摩肩接踵挤 挤挨挨一天到晚闹哄哄,荷塘边的人比塘 里的荷花还多,游乐场里的孩子比地上的 蚂蚁还多。

棣花,一个普普通通的陕南小镇,几 千年来,只是活在被称为诗歌之路的商於 古道里,在诗人和被贬官员失意或孤寂的 诗文中偶尔闪现,如一缕萤光。四十多年 前,贾平凹穿着布鞋,从这里出发,过商 州,经蓝田,一路走进古城西安。

文学血地的滋养,记录家乡是作家 的一种本能。《商州初录》《高老庄》《高 兴》《秦腔》,紧随着作家的笔触,棣花不 再是中国地图上放大无数倍才能看到的 一个地理名称,而是一个个鲜活的人, 一段段爱恨纠缠的故事。在他的笔下, 棣花人嗜土地如命,日子清苦却乐观仁 义,环境肮脏却内心纯净,虽然,故事里 有着上席用木鸡木鱼维持体面下的贫 困,有上西安夜宿黑龙口尴尬下的偏 僻,有见了城市人说话捋不直舌头的羞 涩和自卑。

,棣花像秋天里发黄干枯的鱼 那几年

巢,一点点被掏空了。人们就像一只只雏 鸟,展翅飞向了外面的天际。一年到头, 在春节这段全民狂欢的日子,带回来或薄 或厚的钞票,带回来了低腰牛仔、黄头发、 彩电、音响和城市的BP机,喝酒、吹牛、侃 大山,打架斗殴,歇斯底里。曾养育了一 方坚强果毅勤劳善良的百姓的村子,平日 里荒凉近于荒芜。繁华的老街凋零了,家 家木板门上了锁,大部分人搬到附近的塬 上居住,整条老街踟蹰着三两个瘸腿拐脚 孤寂的身影,除了水田里种了荷花,大部 分旱田都长了草。

时光拥有一双魔术之手,沧海桑田, 棣花瞬间变了模样。二十一世纪的第十 四个年头,丹凤县在贾平凹老宅及周边村 子建起了棣花古镇景区。景区有贾平凹 老宅,有荷塘,有清风街上的各种造型的 雕像,演绎着白雪夏风们的故事,还有二 郎庙和宋金街的传说。棣花古镇慢慢地 火了,一下子火到了现在。

那日,沐着秋阳,怀揣一缕荷香,走进 荷塘畔的刘高兴家。与一般民居毫无二 致的院落里,秋葫芦毛茸茸透着可爱,憨 柿子红着脸羞涩甜蜜,花儿齐齐仰着笑 脸,空中蜂飞蝶舞。七十岁朝上的老爷 子,身着一件灰汗衫,正在大书案上练 字。见了南方媒体的客人,笑得呵呵呵。 客人问:"您还练字呢?"高兴手下的笔飞 龙走蛇,口中答道:"练呢!三天不学习, 赶不上贾主席。天天练!'

这个过了大半辈子穷苦日子的老农 民,喂过猪、当过厨师,在西安的大街小巷 卖过煤,收过破烂。如今老了,借着发小 贾平凹的那本《高兴》出了名,上了电视, 见了省市领导和各路文化名人,口齿伶 俐,机智幽默,说起话来一点儿也不怯 场。十年前,家在景区的他布满老茧的手 松开攥了一辈子的锄头,拿起了笔头。如 今,不仅出了一本书,还坐镇家中天天练 怀素体,卖书卖字。有人好奇,问他这一 摊摊的收入,他神秘地一笑,反正,比一个 职工的工资高!

清风街修旧如旧,黄泥巴墙,青瓦屋 顶,高高的屋脊,街道青石条铺就,隔一段 就堆着个大水瓮,瓮中睡莲懒懒地卧着。 街边清浅的水渠里有丝丝蔓蔓的水草,有 红的黄的小鱼拖着蓬蓬裙游来游去。

大厚重的木板打开,是一家一家五花八门 的小店。店主大多是去而复返的老住户, 憨厚、热情。周家谷酿居于其中,店主周 存良每天最喜欢干的事就是和南来北往 的游客聊天,请这些素不相识的人品自家 酿的苞谷酒,看一个个大姑娘小媳妇喝得 面若桃花,看沉默寡言戴眼镜的文化人喝 得面红耳赤豪气干云,他便头向上扬30 度,咧嘴直乐呵。看他那豪爽大气的样 儿,问他,老哥,一年挣几万?他往前凑了 凑,扎手罩到耳边,悄声说,还几万哩,没 个成十万,都不够老哥喝酒!

(三)

清风街的背后,便是千亩荷塘。时 值九月,那灿若星汉、一池诗意的荷花隐 去,只剩下背阴处零星的几朵,在温暖和 的的阳光下,端庄大方地担下迎接宾客、 配合拍照的重任。荷塘里大片大片是高 高低低、参差不齐的荷叶顶着拳头般大 小或绿或褐的莲蓬,清爽的秋风吹过,满 池荷叶翻飞,莲蓬摇曳,别有一番风味。 荷塘中间东西向开出一条蜿蜒的水路, 水上有船,船上有船娘,穿着当地蓝花花 土布衣服,头上包着蓝花花包巾,眉眼如 水,一边缓缓地撑着船,一边轻启朱唇, 唱起了清灵婉转的民歌。听得正在荷叶 下捕鱼的画眉鸟儿"噌"一下翻上荷叶, 站到离她不远的最大最圆碧绿如伞的荷 叶上,瞪着一双乌溜溜的圆眼睛歪着头, "唧唧啾啾",声音清脆悦耳,仿佛要与船 娘一较高下。船上三两个长发飘飘,头 上珠翠摇曳,轻纱裹身,手持苏绣扇子的 年轻女孩被这有趣的一幕惹笑,细碎的 笑声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染金了船前船 后的水,水面上波光粼粼。

七十多岁的周群娃在自家后院晾 晒辣椒,用的是闪着银光的新芦苇席, 席上一片红艳艳,她自己却在那棵大柳 树下的躺椅上迷糊了。听到熟悉的歌 声,扶着扶手坐直身子,手搭凉棚抬起 沉重的眼皮看一眼,自语道"今个儿换 成根生媳妇驾船了!"后院接着荷塘,她 每天一抬脚,一迈腿,就在荷塘边上。 前门临着清风街,儿子媳妇在街面房里 开了个小饭馆。这里是她的天地。眼 看着当年老伴天天在泥里摔打的收成 不大的地种上了荷花,修成了景观道, 建上了凉亭:眼看着原来肮脏衰败的村

子成了个大公园;眼看着根生、水娃、翠 花、芳霞这些当年光着脚、衣服遮不住 羞丑在老街乱跑的娃娃如今成了小老 板、景区管理员、船娘,老人心里舒坦 了,她笑盈盈地和不时从她家后院走过 的游客打着招呼。

-噢,美木。住公园里了。

——老太太你太有福气了,家里的房

-啊哈哈。沾了景区的光了!咱 这里一直苦焦,现在日子是戳了喜鹊窝, 喜呱呱。

来了,短短的一条街,二十多家人做起了 生意,土特产店、农家乐、旅游纪念品,沉 寂了十多年的打苞谷花的张老汉,也在 自家门前支起了他的家伙什,时不时地 传出一声喜庆的"嘭"声, 苞谷花的香味 儿染了半条街。

和老伙计们最多的感慨。遥想那几年,城 里人来老街道,留在烂泥地里的皮鞋印他 们都要看几天稀奇,娃娃们拖着鼻涕跟在 人家身后撵还遭嫌弃。现而今,金发碧眼 的外国人经常见,看到他们大惊小怪地围 着街道上的雕像或在雕花的木窗木门前 一边惊叹一边照相时,他们会不屑地来上 一句——没见识!

轻人已开始"hello,hello"地和外国人做生 意,街头不起眼的小店里,居然能做出正 宗的手磨冰镇美式咖啡。

景区的东边是宋金街,烟火气与鼓 乐、秦腔交缠,身体与精神同时在这里得 到给养;往东南,是万湾的水杂果采摘 园,那里还有远近有名的农家乐集群;往 北的坡塬上,万亩葡萄园围着水转,在山 上形成一道又一道绿色弧形的水纹,颇 为漂亮。水纹的中心,圈着葡萄酒庄,每 到清早,一群群工人从绿树掩映的村庄 走出,走进葡萄园,走进葡萄酒庄;往西 北,是核桃主题公园,高档民宿、露营地、 采摘园、游乐场、动物园,星罗棋布,点缀 在山山峁峁间。

一泓水、一池荷、一条充满文化意蕴 的古街,一片又一片的产业集群,景区渐 渐与周边的村庄连成一片,相互交融。

从文学里走出来的村庄,越来越大,

-你家真美啊!

比城里的别墅还美。

景区修得漂漂亮亮,清风街的人回

这世道变得太快! 这是他闲暇之余

更多变化藏在细微平凡的日常中,年

晨曦徐徐拉开帷幕,鸟儿的欢唱唤 醒了沉睡的大地,又是一个绚丽多彩的 早晨。碧蓝的天空如水洗过一般,洁白 的云朵变换着模样在天空漫步。阳光透 过淡淡晨雾温柔地洒向大地,乡村浸润 在金色的晨曦中显得颇有生机。

质朴勤劳的山民陆续荷锄下田,趁 着雨后给庄稼追肥除草。田间不时传来 锄头与泥土碰触的嚓嚓声,伴随地块里 的谈笑声,夹杂几声清脆的鸟鸣,合成了 美妙的乡间清晨交响曲。这曲子亲切而 自然、舒心而恬淡,犹如山泉般纯净澄 澈,让人心旷神怡久听不厌。

"快来看,这儿有个鸟窝,还有鸟蛋 呢!"正在田间锄草的妻子惊喜地呼喊。 我放下锄头快步凑上前去,一个鸟窝巧 妙地隐藏在地头浓密的杂草枝叶之间。 鸟窝呈圆形,精巧玲珑,悬于离地面一尺 有余的杂草分叉处,外部由杂草细小的 苇秆编织而成,没有鲜艳的颜色,远看只 是一撮枯草。内部则用细密的柔草、苔 藓、毛发一层层铺就,相互间穿插交织在 一起,显得整洁而滑润。整个鸟窝像灵 巧的女人精心缝制的工艺品那样精致细 密,就在这精致的窝里静静地躺着一颗 绿色的鸟蛋,光洁圆润散发着莹莹的光 泽,像一枚晶莹的绿宝石,让人陡生爱慕 之心。轻轻靠近鸟窝,似乎能感受到一 丝润滋滋的暖意。

我俯下身子,偏着脑袋,从鸟窝的角度四望,顶端有阔大的 栗树叶子遮挡,周围有繁密的野草做屏障,早晨的阳光可以从杂 草缝隙溜进,黄昏时夕阳会斜斜地窜入,中午的阳光是不会光顾 鸟窝的,雨水自然是很难浸润的。我不禁为鸟儿的智慧聪敏而 惊叹,不懂力学、光学、建筑学甚至不知风水是何物的鸟儿竟能 选择如此佳境,建造出如此美妙绝伦的家!可见,建造者是何等 聪颖灵巧。

正在我沉迷于鸟窝的美妙与神奇时,头顶传来了一声声急 促的鸟鸣。抬头望去,那是一只娇媚的画眉,棕褐色的羽毛光滑 如锦,腹部一道浅色白斑,尾羽暄褐,白色的眼圈格外显眼。原 来我所造访的是画眉的家。画眉常常营巢于茂密的草丛、灌木 丛中,栖息于山丘和村落附近的灌丛和竹丛中,机敏而胆怯,常 在林下的草丛中觅食,主要取食昆虫,兼食草籽野果,不善作远 距离飞翔。

"咋办呢?这个鸟窝留下吧!"听到鸟儿的鸣叫,善良的妻子看向 我。留着吧,地头的杂草影响庄稼生长,不留吧,鸟儿会失去栖身的 家。大千世界,万物共生。地球是人类的,也是包括鸟类在内的一切 动物的。我再次看了看空中的画眉,十分肯定地对妻子说:"留着!"

我们绕过画眉的领地,继续低头除草,太阳渐渐升高,画眉试 探性地落在不远处,我们并未打扰。确认没有丝毫危险,它才轻快 地飞下,倏忽间钻进草丛落入窝内,机警的眼睛望向四周。田边草 丛中的野花舒心地开放,招惹来一只只蜜蜂快乐地欢唱,其间有几

声悦耳的鸟鸣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 鸟语花香的味道。鸟语花香是为和 谐、美好的生活赋予的浪漫称号,鸟 儿和花儿一样虽然弱小,却背负着 坚毅和顽强,携带着智慧和灵巧,为 世间增添了美妙与芬芳。

村里人家的炊烟袅袅升起,散 发着阵阵饭菜的清香。离开地头的 瞬间,又一次听到了画眉的鸣唱,那 声音听起来格外悦耳舒畅!



祖母的浆水面

甘

人走天南海北,家的味道亘古不变。生于北方,钟情每日一碗 面条,胜过鱼虾海鲜。在众多面食里,特别喜爱浆水面,那是祖母 的味道,也是家的味道。

要吃浆水面,先得窝浆水。每年麦穗泛黄时节,祖母就 开始清洗家里的黑瓷老瓮,张罗着窝浆水。村里也有不少人 家做,可总是弄不好,浆水没吃几天,就起白沫发馊。左邻右 舍都喜欢吃祖母窝的浆水,都夸我们家浆水酸绵、味长。祖 母很高兴,顺口说:"想要浆水酸,太阳晒三天。想要浆水好, 价筷时常搅。'

窝浆水其实很简单,但是祖母做的并不简单:首先是发酵 浆水的器皿,包括搅动浆水的长竹筷子、面汤和用的芹菜,都 不能有一星半点儿食用油,否则浆水半途会起白沫。然后就 是做浆水引子,祖母下面条时,特意把锅里汤水加宽,捞出面 条后又怕面汤寡淡,倒一小碗面糊入锅烧开,将洗净的芹菜拦 腰切成两段趁热下锅,待冷却后,将菜和面汤倒进院中早已清 洗干净的黑瓷老瓮中,滴少许酒或者醪糟,她说这两样窝出的 浆水绵纯不涩。

当天做的浆水引子是不能食用的,得在日头下发酵三天,待瓮 中面汤黏白如奶,酸香扑鼻,浆水才算做成了。后边就简单多了, 每天食用多少浆水,续添多少面汤,边发酵边食用。窝浆水的芹菜 不需要天天更换,四到五天换一次,没有菜一周换一次也行。也有 人家喜欢吃浆水泡菜,包菜、豇豆都往浆水里放,三两天捞出,做酸 菜炒肉,味道更加鲜美。那年月,农家面汤也很金贵,家家户户都 养着猪羊,用面汤拌饲料,所以,经常有人舀我们家浆水多,回添面 汤少,浆水吃着吃着就少了。祖母对此并不介意,说浆水不值钱, 多窝一些给村邻,就当积福行善。

浆水窝好了,做浆水面便是水到渠成的事,手擀面切成韭叶 宽,汤用窝好的鲜浆水,不喜欢酸,可以往浆水里兑些凉开水,调料 只放盐,讲究的人家还可以放少许花椒粉,下锅菜随手在地头揪一 些灰灰菜。下面前,先将调好的浆水汤盛在大搪瓷盆里,面条煮熟 后捞进去就成了。夏天里,炎热人烦,一碗浆水面入口,酸凉爽心,

我曾在亲戚朋友家吃过浆水面,总感觉没有祖母做的爽 口。祖母笑我偏心——自家啥都好。我说真不是偏心,咱家浆 水面,绵纯不酸,清香宜人,肯定有啥秘诀。祖母说,秘诀就是她 用花椒、辣椒呛了热油,然后把生浆水倒进锅里烧开放凉,再放 丁点儿白糖

时光荏苒,我参加工作到外地上班后,吃祖母的浆水面就少了,

但每年夏天回家,祖母的浆水面 总会成为我的第一美味佳肴。 那一缕独属于暑天的酸绵清爽, 在漫长的岁月里香浓如故。如 今,祖母早已驾鹤西去,可祖母 的浆水面常常在我梦中飘香。



雨中浅山行

李勤安



当一阵阵带着寒气的风吹来时,我只 顾享受这难得的清凉,压根儿没意识到是 雨来临的前奏。等雨点儿不紧不慢地从 天而降,我们只好到巨大的岩石下躲避。 几声闷雷炸响,几道闪电撕裂厚重的乌

云,密集的雨水像鞭子样把草木抽打得东倒 西歪,整个群山如波涛汹涌的大海。如果没 点定力,准会被眼前这排山倒海的阵势吓到。 闷热的天气持续了一个星期,早就盼

望着一场大雨浇透干渴的大地,还有被太 阳烤得昏沉的众生。终于等来了,真是一 场及时雨!

几个人商定,待雨小点时原路返回,前 面的柏油路大部分都在山梁梁上蜿蜒。不 过,真的到了和风细雨,有人却不愿意半途 而废。毕竟,大伙都是在天气晴朗时走进 过南山,雨天山中观景还是第一次。

对我来说,去年的雪天进山和几个人 在漫天飞雪中共白头了一回,这次雨天经 历算是小圆满了,自然信心十足,精神抖 擞地走在最前面。

踏着湿漉漉的路没走多久便遇到意 外的惊喜。刚刚不知躲到哪里的小鸟在 雨幕中一闪而过,留下串串清脆的鸣叫; 长长短短的蝉鸣从树林中传出,为了歌 唱,这些可爱的小生命竟然不顾风吹雨 打。说真的,被雨水淋过的声音犹如天 籁, 今人难以忘怀。

雨前还平静的河沟有了响动,只是伸 出的树枝交错成一个天然的屏障,把河道 盖得严严实实,可以想象水流在石头缝隙 间左冲右突的样子。接近水面的树枝不 时地颤抖,那是跳跃的浪花在逗弄,或是 巴掌大的叶子被积水压垮。

一只松鼠飞快地从一个树枝跳到另 一个树枝,还有只浑身华丽的锦鸡横穿马 路,突遇行人,惊叫一声就往茂密的草丛 中钻去,速度太快,来不及拍照就消失得 无影无踪。倒是路边那丛被雨水滋润的 小蘑菇亭亭玉立,清新可爱。一朵朵野花 开得更加娇艳,有的花瓣上还挂着细碎的 雨点,让人不由得多看几眼。

蒙蒙细雨,不仅洗刷着树木上的灰尘, 同样洗刷着蒙尘的心灵,自然是脚步越走越 轻。说笑中有雨水飘进嘴里,无根之水竟然 甜丝丝的,没有初下时浓浓的土腥味儿。

快到山顶,有个小庙,墙角布着几张 小网,阴暗处蚕豆大的蟢子注视着自己的 天罗地网,发现有猎物落网迅速出击。一 旁的亭子倒是个好去处,坐在石凳上小憩 一阵,唯有雨声更显天地间的空灵、寂 静。如果铺开茶席,青山做伴,煮茶品茗 自是一件美事。

到一个小高峰举目四望,千山万壑静 默无语,脚下升起一股股薄纱似的雾气, 飘飘洒洒,在山间绕来绕去,如梦幻泡影, 人也有了一种腾云驾雾的轻盈。

山中遇雨,观赏不一样的风景是大机 缘,比起往日之行收获更多。风的作用, 雨滴乱箭横飞,扑打着脸面,加之高处不 胜寒,遂依依不舍走向来时的路。





(总第2616期) 刊头摄影 刘发善 题图摄影 杨

本报社址:商洛市北新街西段59号 邮政编码:726000 办公室电话/传真:2313480 2325222 广告许可证:6125004000002 广告公司电话/邮箱:2317997 282833619@qq.com 定价:每月36元 印刷:商洛日报社印刷厂 电话:2312541